

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

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

我们念到的名字，还未刻在石碑之上。

朱昭宾 崔波 张勇◎著

泰山出版社

七十七封^{阵亡}通知书

朱昭宾 崔波 张勇◎著

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。

我们念到的名字，还未刻在石碑之上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/朱昭宾,崔波,张勇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-7-80755-624-4

I. 七… II. ①朱…②崔…③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3994 号

作 者:朱昭宾 崔 波 张 勇

策 划:张国岚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11 千字 印 张:21

版 次: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624-4

定 价:3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我们念到的名字，还未刻在石碑之上。

——托马斯·哈代（英）

序

雷献禾 著名导演，获国务院特殊津贴，代表作品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、《大雪无痕》等。

这部片子重新定义了感动在我心里的概念，不仅仅是外部给予的冲击，更多是来源于内心的震动。

这些文字是我在《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》剧后期制作的机房里写下的，这并不是说我对这部作品不尊重、不慎重，而是因为我太在意了。我和负责后期制作的工作人员一起，来来回回地看了无数遍，他们看一遍哭一遍，我能体会到，那是一种久违的能穿透你内心最底层的原始力量。一位老兵为自己，也为曾与自己同生共死浴血奋战过的袍泽兄弟们寻找一条灵魂的“归家路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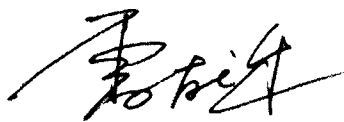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从来不缺少精良的主旋律作品，比如当年的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、《焦裕禄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，我们也一直在说不要忘记牺牲，但很多时候，那更像是一种口号式的标语，流于形式，缺乏应有的真实感和震撼力，让人感到汗颜。

五十年前那场战争里，许多人没能留下姓名和口信，也没能留下任何让我们能够记住他们的方式，这份潜藏的入骨之痛在和平且日渐安逸的环境下开始慢慢变得淡然。当曹立有（王学圻饰）在废墟上扒回来的那七十六封差点化为纸浆的阵亡通知书时，这份埋藏心底的战争情感重新把他的战友从心底里挖了出来——他从战争中幸存下来，他认为应该死的是他，但是那些比他更优秀的战士牺牲了，他们的荣誉也落到了他的头上，所以他的精神、他的灵魂都留在了那个年代。

我们无法怪罪，战场上的某种失误造成通知书的丢失，他们从有名变成了无名，一直漂泊在外，这是战争的遗憾，也是战争之苦。于是，曹立有成为中国荧屏上最执著的信使——他要把在外漂荡了整整五十年的战友们一个一个亲自送回家，让死者安息，生者继续，而他每送一份通知书，都会牵引出一段痛彻心腑的苦难记忆。

可以说，《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》的创作完成是我们对先烈们一种特殊的怀念方式，我们用故事来纪念他们、祭奠他们，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存在过。无论你是否喜欢这部作品，你应该尊重那场战争，应该尊重这段浸着鲜血的文字，你还应该尊重——

每一个活着和死去的无名战士们。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belonging to the author Cao Lihou. The characters are fluid and connected, with a prominent '曹' (Cao) at the beginning and a '立有' (Lihou) at the end, matching the name mentioned in the text.



楔 子

曹家院门口，风吹动着正屋窗户上挂着的肉皮之类的物件，月光忽明忽暗地投进来，照在曹立有的脸上，他的眉头抽动着。一种若隐若现的声音逐渐变大，似乎是战场上传来的枪炮声。曹立有在这种虚幻的声音里痛苦地扭动着头，慢慢抬起手捂住脑袋。枪炮声越来越大，充满了整个屋子。曹立有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突然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让曹立有猛地坐起来。

“啊——”

房门被推开了，旺梅匆匆走进来：“老曹，老曹，你醒醒！”

曹立有痛苦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，旺梅急忙翻出一条行军背包带，动作熟练地给曹立有扎在头上，在他头上轻轻地捶打着。这时，曹立有的眉头渐渐舒展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

“我去喊索儿起来，上医院。”旺梅说着往门外走去。

“回来！”曹立有一声大吼，拦住她，“索儿出了一天的车，待会儿一大早还得满城跑，就别打搅他了？”

“……可你那脑袋里的东西，说犯病就跟发了疯似的。不行，今儿你得听我的，去医院照个片子，该怎么治就怎么治，要不，说不定哪天就会……”旺梅越说越觉得委屈。

“别咒我啊，这小东西在我这儿都待五十年了，时不时地发个小脾气，啥了不起，我不还活得好好的吗？”

“唉，你这倔脾气啊！这辈子我就没说服过你。”旺梅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曹立有拍拍自己，说：“看我，没事了吧！嘿嘿，小毛病，好修。哎我说，天快亮了，赶紧做早饭，我还得去纸厂淘宝贝去呢。”

“见天儿的都去，你也不怕累着。”

“淘宝淘宝，不淘哪儿来的宝？这就像沙里淘金一样，没个耐性儿——不行。”

“我先去给你拿点止痛药，明儿咋说你也得抽空去医院看看。”旺梅说完，转身走出门。

头上缠着的背包带掉落下来，曹立有拉过来一角，笑了：“嘿嘿，这还是索儿复员带回来的呢。”说完，他解下背包带，轻松地拍拍脑袋。他的目光投射到对面墙上，上面挂着一把陈旧的长命锁，闪闪发亮……

第一章

1

清晨，喧闹的城市开始活跃起来，火红的太阳悬在地平线上。

曹立有和旺梅走出院子，曹立有突然想起件事来，一拍额头：“孙女谁送的？”旺梅正转身锁门，说：“小兰看你病着，她去菜场上班顺道把欣雨送学校了。”

“我这叫病？就你多嘴。”曹立有嘟囔着。

“老曹，你千万注意，感到不舒服就马上回来，别太累，啊！”

“知道知道。”曹立有些不耐烦。

“给你煮的鸡蛋带了吗？”

“带了。”

“放哪儿了？”旺梅还是不放心。

曹立有伸开手，空的，然后他望空一抓，再伸开，手里放着鸡蛋，旺梅笑了起来……

曹立有和往常一样，来到造纸厂的废纸堆旁，一台铲车正在把废纸堆上的东西铲起，送到不远处的化浆池里。曹立有走过来，铲车司机伸出头打招呼：“曹师傅，来了！”曹立有点点头：“今儿又运来废书报了吗？”

“嘿，你老运气好，刚刚运来一卡车呢。”铲车司机坐回驾驶室，继续开工。

曹立有站在废纸堆上不停地翻检着，看到一本旧书的书角，他弯腰费力地扒着。这时，几个戴红领巾的孩子跑上来，帮他扒出旧书，曹立有感激地摸了摸孩子们的脑袋。孩子们还在废纸堆里翻着。一个孩子将一张纸片叠成火箭形状，张口对着箭头哈了口气，抛向空中。火箭呈抛物线划过，撞到曹立有的脸上，落下了。

孩子们朝远处的曹立有大声地喊着，曹立有笑笑，捡起火箭，学着孩子们的样子

子，对着箭头哈哈气，正准备抛出飞箭，突然，纸箭上一闪而过的文字让他意识到什么，他飞快地将纸箭凑到眼前，脸色急速变化——他看到一张被折叠的“阵亡通知书”的字样和表格。

曹立有颤抖着急忙拆开飞箭，发黄的纸张上是油印的表格，写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纵独立团阵亡通知书”，表格里草草填写着姓名、籍贯等。曹立有飞快地跑到孩子们面前，急切地问：“这……这是从哪儿捡到的?!”

“那……那边……”孩子们不知所措，惊恐地指着废纸堆的不远处。

曹立有踉跄地跑过去，近乎疯狂地扒起来，纸张和书本在他手里飞快地被扒开。此时，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几张阵亡通知书。孩子们慢慢围拢过来，想帮他一起寻找，曹立有烦躁地推开他们。不知不觉，曹立有身边的阵亡通知书已经堆起厚厚一沓，夕阳的余晖映照着他眼角的老泪。曹立有一屁股坐下，小心地数着通知书：“……46、47、48……73、74、75。”

曹立有双手捧着一沓通知书，老泪纵横。这时，一辆铲车铲起一斗废旧纸张，轰隆隆转过去倒进不远处的化浆池里。随后转回身，又挖起满满一斗，慢慢向化浆池开去。曹立有疯了似的冲过去，拦在铲车面前，铲车响起一声难听的刹车声，司机慌忙跳下车，朝曹立有苦笑道：“老曹，你把我的魂都吓掉了。”

曹立有没有答理司机，跳上翻斗车自顾找寻着，从一斗废纸堆里又翻出一张发黄的阵亡通知书，他小心地用袖子擦拭着：“第76封……我的76个苦命的战友啊……”

傍晚，院子的角落里堆放着几个破旧轮胎和一些修理汽车的工具，正屋里已经亮起灯光，饭桌上摆好的饭菜正冒着热气。

曹立有满脸疲惫地走回来，旺梅正从厨房端着一碟菜往正屋走，扭头看见曹立有，埋怨道：“老曹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，全家人等你吃饭呢。”

曹立有没有说话，摇摇头进了屋子，孙女欢快地扑上来抱住他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我等你都等饿了，快洗洗手，吃饭吧，今天有奶奶做的烧茄子!”欣雨懂事地给曹立有倒水、拿毛巾，替曹立有在手上打肥皂。

饭桌旁，曹念索一个人大口地吃着饭，旁若无人。旺梅刚把菜碟放在桌上，曹念索就伸过筷子，旺梅白了他一眼，曹念索赌气地把菜扔回了盘里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妈，我马上还得跑夜车呢，还不让人吃好?”

“等你爸一块儿吃，再说了，小兰还没下班呢，没规矩。”

“哼，要是讲规矩，我早接他的班了，还用得着我们两口子天天累得要死?”曹念索有些愤然，旺梅瞥见曹立有进屋，低声呵斥儿子：“不许胡说!”

“爸，你怎么把烧茄子都吃了?那是爷爷最爱吃的。”欣雨心疼爷爷，不满地

说道。

“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……”曹立有情绪有些低落，其他人不安地看着曹立有径直进了屋，曹念索抹了一把嘴，起身道：“欣雨，爸爸去跑车，你吃完饭马上做作业，听到了吗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欣雨不高兴地应付着，曹念索拎起喝水用的大玻璃瓶，出门了。

曹立有半躺在床上，抱着那一摞阵亡通知书，干睁着眼想心事。慢慢地，曹立有闭上眼睛……突然，曹立有一声大叫，猛地坐起身，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呆呆地望着墙对面的长命锁。旺梅听见声音，慌忙走进来：“老曹，你怎么了？”

曹立有抱着通知书踉踉跄跄地跑了几步，旺梅夺过他手里的通知书，曹立有猛地夺回来紧紧抱着，一只手狠命地捶打着脑袋。曹立有向门口跑去，一个趔趄摔倒了，旺梅哭喊着：“老曹！曹立有！你醒醒啊……”

曹立有闭着眼，眉头紧蹙，旺梅抓起电话，手足无措地拨号：“索儿，你快回来啊——”

病房里，曹立有渐渐睁开眼睛，旺梅擦拭着眼泪，哭笑着：“老曹，你到底是挺过来了，死老头子，可把我吓坏了！”曹立有挣扎着要起身，被旺梅摁住了，“医生说让你静养。”

“我的……东西呢？”曹立有急了，声音有点大，旺梅赶快打开挎包，掏出通知书递给他。曹立有急忙坐起来，小心地一张一张抚平。

“什么宝贝啊，还顾得上这些，保命要紧。”旺梅作势要拿回通知书，曹立有瞪了她一眼，旺梅赶紧缩回手，盛好稀粥小心地喂他。曹立有有些不耐烦，索性拿过碗大口地喝起来，边吃边问：“索儿呢？”

此时，曹念索正在医生办公室里，主治医生魏捷手里拿着几张病人头部的造影片，眉头渐紧。曹念索担心地望着魏捷：“大夫，我爸有问题吗？”

“有，问题还不小！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爸爸脑袋里有一块弹片？”魏捷严肃地说。

“打小就知道，一看他疼得满头是汗，就知道是他那块弹片作怪了。多少年了，我和我妈天天劝他到医院做手术，他就是不肯，还说那是渡江战役最好的纪念。”

魏捷抬头看看曹念索：“你爸爸参加过渡江战役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造纸厂退休工人。”魏捷翻着曹立有的病历。

“大夫，你说那弹片不会怎么着他吧？”曹念索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瞎扯！这是一块要命的东西，但是它长得又不是地方，如果动手术，可能会损伤脑神经。”

曹念索着急了：“我爸他那脾气，宁愿疼死他也不会活着当傻子！大夫，就没有别的办法？”

“他这样的情况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多休息，保持平静的心态，不要让他受太大的刺激……”魏捷收起病历劝慰道。

夜晚，月朗星稀，万籁俱寂。月光透过窗户洒在曹立有的脸上，还有放在枕头边的一摞阵亡通知书上。曹立有双手紧紧抱着通知书，耳边似乎响起当年轰隆隆的炮声，思绪不知不觉已回到五十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夜晚……

2

江城。城门上两个斑驳的大字清晰可见，城门口堆放着沙包、铁丝网和鹿砦。城门前的开阔地上，敌人的探照灯不停地扫射，三个人悄无声息地匍匐在战场上。

曹立有小心地对身边的机要员说：“你小子有福，营长还派我们俩护送你。”

机要员一脸严肃：“我要送的东西非常重要。”

“到底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阵亡登记表。”

“噓，仗还没打就报丧。”曹立有抱怨道。

“还要填写阵亡通知书，送到牺牲同志的家里。”

“这样好，省得咱光荣了找不到回家的路。”旁边的小战士小声地说。

“呸，乌鸦嘴！”曹立有骂道。

“今晚去二连，明天去你们一连。”说完，三人躲过探照灯，继续向前爬行。

曹立有爬过铁丝网，机要员的背包却被铁丝网勾住了。机要员努力地撕扯着，此时，敌人的探照灯照射过来。机要员一着急，铁丝网上挂的罐头盒咣当咣当地响了起来，探照灯急速扫过来，曹立有大喊：“快跑！”

机要员猛地挣脱了铁丝网，拼命向前奔跑，背包里的档案袋也被甩出，他挣扎着爬过去，想伸手拿回档案袋，子弹在他身边不断地跳射着。曹立有着急地大喊：“你不要命了，快啊！快！”

另一个小战士冲过去，朝敌人不断地射击，掩护机要员拿到了档案袋，他胸前却一片弹洞，仰面倒地……机要员迅速爬过去，摇晃着小战士，喊道：“醒醒！你醒醒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！”

小战士努力转过头，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，鲜血不断地从嘴角溢出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曹立有一把拉过机要员就要跑，机要员大吼着：“我得给他登记……”

曹立有一路护着机要员来到前线战壕里。从这里望去，可隐约看见不远处的城墙，附近不断有零星的爆炸，战士们正倚在战壕里，擦枪、装子弹。这时，一个戴着眼镜看似文弱的战士背着大喇叭匆匆跑过来，左右看看，利索地爬上一棵树。曹立有趴在战壕里往外望：“嘿，这家伙胆子够大了啊，在敌人的有效射程之内还敢上树掏老鸱。”话音刚落，敌人的子弹就在战士的周边扫过，打出一个个弹坑。

一个战士大骂着架起机枪就要开火，曹立有拦住他：“田壮，没有连长的命令不准开枪！”

“曹大哥，窝憋啊！”

“田壮，听班长的，人家牛气，比连长厉害。”旁边正在磨匕首的刘锁柱不冷不热地嘲讽道。曹立有白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，转身看着树下的段可喜。

段可喜一边摇动着身旁的简易机器，一边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喊话：“国民党官兵兄弟们！江城已经被包围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希望你们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，我们优待俘虏！我知道，城里断粮三天了，你们饿得拿不动枪了，投降吧，过来马上就有大馅的包子……”

曹立有转身蹲在战壕，肖长龄抽出一支烟：“来，曹大哥，过过瘾。”

曹立有伸伸懒腰，接过烟，拍拍肖长龄说：“行啊，藏着好东西呢。”肖长龄笑了：“曹大哥，人家二团、三团都上去了，咋就咱独立团歇着？”

“别急，老鼠拉木锨——大头在后边呢。”曹立有眯着眼抽了一口。

“嘿，等咱们上去，连汤都喝不上了。”肖长龄往战壕上靠了靠，曹立有指指他说：“军人的天职是服从，不能说怪话啊。”

肖长龄无奈地拍拍枪：“唉，手里的枪差不多成了烧火棍，心里难受。”

正说着，一队担架从旁边匆匆走过，手臂上带着红十字的年轻女战士梁婷跟在后面。她一头短发，得体的军装显出她窈窕的身材，瓜子形的美丽面庞上挂着几缕黑灰。一颗炮弹在她附近爆炸，她急忙伏在担架上护着伤员。

爆炸过后，梁婷起身，招前呼后地指挥着：“前面的，小心点，你这个伤员颠不得。喂，后边的加快速度。”由于颠簸，担架上的伤员痛苦地呻吟着，梁婷轻声地安抚道：“同志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到战地医院了。”

担架队从曹立有和肖长龄面前走过，肖长龄扭头呆呆地望着梁婷的背影。曹立有扭过肖长龄的头：“傻小子，没见过女人啊？”

肖长龄又不舍地望了一眼，说：“我见过她，在战地救护所里。那个叫张解放的医生给我治伤，这个女医生就在旁边，她叫……叫梁婷。”

“小子，毛还没扎齐呢，就想女人了？赶明儿我去救护所给你找梁婷说说。”曹立有笑道，肖长龄满脸通红：“谁想了，人家梁婷早有对象了。我在救护所的时候，

军邮员一来就喊：梁婷，向前方又给你来信了。梁婷就满脸通红，躲到一边看信……”

“向前方？他小子真有福气。”曹立有看着远去的背影自语着。

突然，一阵枪声响过，喇叭哑了。曹立有看着不远处的段可喜正噌噌地往树上爬去修喇叭。

“这小子确实够牛的……”

“那可不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敌人的枪声密集地响起来。曹立有回头一看，段可喜挂在树梢上。

“快救人！”曹立有大喊，众人正准备上前，突然，一颗炮弹打过来，挂着喇叭的大树在烟雾中被炸飞，一个钢盔在空中飞舞，落到了曹立有的面前，钢盔上的鲜红的血刚才还是那么鲜活……

指挥所里，教导员房玉书正在报告：“营长，敌人的防守力量出乎我们的意料，他们全是美式新式武器，弹药充足，守城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。我们的战士大都是北方人，到了这里水土不服，战斗力减弱。如果我们继续正面强攻，伤亡太大！”

营长刘峰山的拳头狠狠砸在土墙上，土块扑簌簌掉落：“妈的，拿不下江城，整个二纵向南京推进的计划就会受影响，我可是在二纵首长面前立下军令状的！”

“我们必须改变战术，来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看了一下地形，干脆从地下挖条地道直通城墙根，放足炸药，给他来个神不知鬼不觉。”房玉书建议道。

刘峰山想了想，疾步走到作战地图前，手指在江城附近画出一条短线，兴奋地捶了房玉书一拳：“教导员，到底是读过书的，好！我就给他来个黑虎掏心，让他狗日的坐坐飞机！”

地道里，曹立有把一筐土运出来，指导员范大水跟在后面，此时，连长吕风之带着一队战士从外面跑进来，替换他们：“指导员，你们休息，该我们上了。”

范大水 and 曹立有东倒西歪地靠着洞壁休息。范大水掏出一只崭新的长命锁，看着看着无声地笑起来，身边的曹立有凑过来：“指导员，你有儿子了？”

范大水拿袖子小心地擦拭着：“唉，还没见过面呢。等打完这一仗，我得回去看看，亲手给小兔崽子戴上。”说完，范大水看看旁边的战士：“曹立有，来段把戏，给大家乐和乐和。”

曹立有煞有介事地掏出一方脏兮兮的手帕，伸开手亮给大家看，空的。然后将手帕盖上，猛地掀开，一排子弹亮晶晶地排在他手上。围看的战士惊奇地纷纷拍手，肖长龄拿过子弹仔细看看，连连赞叹：“神了！神了！”

田壮一脸的羡慕：“曹立有，再变出来几颗给我。”



范大水收敛笑容，摸摸自己的子弹带，一把夺过子弹：“神个屁——我的！”

众人大笑着，这时，炊事员蔡炳臣挑着担子一瘸一拐地走过来，他的一只胳膊也很不利索，像是受过伤，他吆喝着：“伙计们，歇歇脚，加加油！来，吃包子啰！”大伙一窝蜂地拿起包子就吃。

“哎，别噎着了，这儿还有刚刚熬好的稀饭哪，太热了，我得凉凉。”蔡炳臣掀开锅盖，一阵白色蒸汽升腾，十几个搪瓷碗凑在锅沿边，蔡炳臣乐了：“傻小子们，烫屁眼子热，等会儿！”

吕风之突然像是听到什么响动，摆手让大家停下。大家都望着前面的洞壁，那头传来一阵闷闷的刨洞的声音。

“准备战斗！”吕风之大喊。

战士们急忙跑去抓武器的时候，那洞壁猛地从对面打开了，几个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敌人举枪瞄准了这边奔跑的战士。

“我日你奶奶！”蔡炳臣大骂着，迅速端起锅向洞口泼去，一锅热粥带着一股白色蒸汽划了一道弧线，随之传来一阵惨叫声。

吕风之一边朝敌人射击一边大喊：“快，快，把洞口堵上！”

曹立有拍拍蔡炳臣：“老班长，多亏了你！”蔡炳臣摇摇头，满脸的不舍：“唉，可惜了那锅稀饭……”

战壕里，曹立有看见机要员和另一个战士走过来。曹立有站在机要员面前：“这回就给你派了一个警卫员哪？”

机要员笑着拍拍档案袋：“我要有警卫员，还用干这个？”曹立有没接话，回身指指：“连长在那儿。”

机要员和那名战士走到吕风之面前，敬礼：“吕连长，教导员派他来送文件，我是护送他的。”机要员掏出几张纸，递给吕风之。纸上油印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纵独立团阵亡登记表”。

“这是他的工作，牺牲的同志要填表上报，还要写通知书送到阵亡战士的家里，告诉他们的亲人，他们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……”高个战士解释道。

吕风之乜视了他一眼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敬先贵，宣传队的，营里临时抽我护送他……”吕风之指指机要员：“这些话该是他说吧。”

机要员认真地说：“请及时上报。”说完，机要员敬礼，转身和敬先贵走了。

曹立有和战士们继续挖洞、运土，他一边干活一边吼叫着民歌：“山沟里的云彩天上跑，山沟里穷人好唱歌……哥哥你来拨琴弦，妹妹唱到月牙落……”

范大水听不下去：“曹立有，这么好听的情歌让你唱，糟蹋了。”

肖长龄笑道：“有钱听个二黄戏，没钱听个狗嘤叽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曹立有随手给了他个“栗子”，战士们哄笑。

“指导员，你是过来人，跟俺说说，搂着媳妇睡觉啥滋味？”曹立有拿指导员开涮。

“哈哈，叫刘锁柱也说说，他可是才完婚没几天。”田壮附和道。

刘锁柱擦了把汗：“那不是俺媳妇了。”

“咋，让老和尚背走了？”刘锁柱不说话，狠狠地刨土，一阵乒乓的枪声传来。

“一听这声就知道是老蔡来了。”肖长龄不屑地说道，范大水赶紧派人出去接应。

曹立有一直在想着什么：“哎，你把赎你爹的钱真的买了白面？”

“没错，揣兜里放着整天提心吊胆的，花了反而舒坦，起码也赚了个肚儿圆。哎，我说班长，钱我也花了，白面你也吃了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打完仗，你得陪着我回家……”肖长龄一脸认真。

“陪你？我还有家呢。”

“不行，你得给我证明。”

“证明什么？”

“我带着钱去土匪窝里赎俺爹，爹没赎成，我带着钱参了军。现在钱没了，我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回去咋跟俺娘说说清楚，证明那些钱是给大家买了粮食。”

“行，我给你证明，那些钱是给大家买了粮食，到时候我给你戴上大红花，咱风风光光地回家去。”曹立有爽快地答应，肖长龄兴奋地道：“好，咱说定了。”

忽然，外面有人大喊：“老蔡！”

曹立有和肖长龄赶忙上前去，战士们抱着老蔡，一个带血的馒头从老蔡摊开的衣襟里掉出来：“……该……吃饭了……”

曹立有狠狠地捶了一下脑袋，伤心地抱住头。一个战士跑过来：“曹立有、刘锁柱，连长让你们过去，有任务。”

草丛里，戴着伪装草圈的曹立有拿着望远镜，旁边的刘锁柱在画图，不时斜眼看看曹立有。

“敌人的火力图画完了吗？”曹立有小声地问道。刘锁柱点点头，曹立有一挥手，准备撤离。曹立有正要转身，刘锁柱一把拉住他，曹立有没有防备，一个踉跄跌倒了。

“刘锁柱，你要干什么？赶快撤，情报送不回去，这个责任谁负得起？快！”

刘锁柱把图纸一把塞到曹立有手上：“你走吧，我得留下，我得回去。”

“不行，执行命令！”曹立有拉起刘锁柱，却被他一把推开：“你给我滚！告诉你



曹立有，你以为我真是来参军杀敌的？哈哈，我是来杀你的！”

曹立有些意外：“你说什么？杀我？”

“你小子忘了，我跟媳妇没睡上三天，你他娘的倒在她屋子过了七天。谁知道你们干什么了，我不杀你杀谁？”

“刘锁柱，我那次是受了重伤……”刘锁柱打断他：“别跟我解释，我不听……”

曹立有不由分说，拉着他跑进村里。手榴弹在身旁爆炸，曹立有急忙爬起来朝敌人扫过一梭子，俯身想拉起刘锁柱，却发现刘锁柱受伤了。曹立有一咬牙，背起刘锁柱拐进屋后，身后留下点点血迹。

刘锁柱央求道：“曹立有，放下我吧。”曹立有咬牙跑着。

刘锁柱大叫：“曹立有，你放下我！”曹立有依然跑着。

刘锁柱在曹立有肩上狠咬了一口，曹立有痛苦地咧咧嘴，没有停下脚步。

两人跑进断墙，曹立有放下刘锁柱，刘锁柱无力地依在墙上，胸前一大片的鲜血。

“曹立有，你走。”

“要走一起走！”

“你给我走！快走！”刘锁柱拿出匕首，顶住了曹立有的脖子，“这把匕首本来是给你备下的……”

“我那是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刘锁柱的手颤抖着，匕首在曹立有的脖子上划下一道血痕……

3

指挥所里，营长刘峰山焦急地踱来踱去：“吕风之他们新挖的地洞怎么样了？”

“即将到达城下。”房玉书回答。

“命令他们，准备装填炸药，按预定时间爆破！”

“是。”

曹立有回到战壕，浑身血迹地跑到吕风之面前，把一张染血的地形草图交给吕风之。

“刘锁柱呢？”吕风之问道。

“他……牺牲了……”曹立有低下头。连长拍了拍曹立有的肩头，声音低沉：“准备战斗吧！”

曹立有一个立正，跑进地洞将导火线拉了出来，战士们陆续跑出来。吕风之拍打着身上的灰土走出来：“行啦，洞里连个老鼠也没有了。”

营长刘峰山看了看手表，拿起电话：“爆破！”

吕风之猛地一挥手，曹立有点燃了导火线，导火线燃烧着迅速延伸进洞里。

“准备冲锋！”范大水命令，战士们纷纷上刺刀，拧开手榴弹盖。而此时，阵地上依然静悄悄。

指挥所里，教导员房玉书紧张道：“营长，总攻时间就要到了，可前线……”刘峰山额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。

地道里，燃烧着的导火线突然灭了，地道里一片黑暗。

“连长，导火线灭了！”曹立有转身准备进去，吕风之一把拉住了他：“总攻时间到了，听我号令。爆炸一响，你们就要准备战斗，我万一出不来，你们由指导员指挥。”

“连长，是我点的导火线，让我去吧。”

“这里还轮不到你……大家安静一下，我当兵的时候，你们个个还是新兵蛋蛋，干这个你们都没有我有经验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我还可以全身而退，你们都别跟我争，总攻更加重要。战士们，听我命令，准备攻城……”吕风之拿过一位战士的火把，猫身钻进了地洞。

寂静，战士们严阵以待。不一会儿，地道里又传来导火索燃烧时的滋滋声。

“准备战斗！”吕风之的声音从地道里传来。

这时，寂静的阵地上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城墙崩塌，硝烟烧红了半个天，地道也塌了。嘹亮的冲锋号响起，战士们从战壕里、树林中、水沟里冲向城楼。

“为连长报仇，冲啊！”曹立有等人冲出战壕，范大水带着战士们冲上倒塌的城墙。

曹立有、肖长龄和田壮三人在巷道里以小组为战，突然，隐蔽处冲出三个敌人，曹立有费力地把敌人杀死，正在喘息时，突然被肖长龄猛推了一把。曹立有被推倒在地，回头一看，一发炮弹把肖长龄打飞，远远地躺在一边，田壮举着枪疯狂地射击着，曹立有奋力爬到肖长龄身边，大声地喊：“肖长龄，肖长龄……”肖长龄的脸上仿佛露出一丝微笑。

肖长龄死了，田壮和曹立有穿过障碍，悄悄地向碉堡靠近，突然，碉堡的暗口吐着火焰在不停地扫射着。

“我去炸掉它。”田壮匍匐着向碉堡靠近，正要起身，却看到碉堡边上有人运动过去：“曹大哥，你看，是马全福！”

曹立有趴在隐蔽处，看见马全福已经运动到碉堡附近，背着火焰喷射器开始喷射。两人刚准备起身，突然看见从碉堡里冒出一个浑身是火的敌人，一把抱住了